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龜巢稿卷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湄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張元愷

龜巢稿卷十一

元　謝應芳　撰

書

上奉使宣撫書時為歲荒而述也

其嘗觀孟子告鄒君之言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夫鄒小國也孟子猶以是告之況堂堂天朝富有四海而倉廩府庫比

之鄒君相去萬萬柰何有司者遇凶荒之年而不思救荒之策知出納之吝而不知時措之宜宜其殘慢又甚于孟子之說者責何可逭耶伏惟大人奉聖天子明命廵歴遐陬詢民疾苦其矜䘏黎庶慈如父母糾正百司凜如風霜葢能以聖上之心為心惟恐一夫之不得其所耳然民之疾苦莫甚于饑今常州屬邑曰武進曰晉陵其境土與鎮江相連歲之凶荒實相似也今兩縣之民皇皇焉嗷嗷焉與鎮江之民何以異哉然彼則有仰

給官廩之喜此則有餓死溝壑之憂國家一視同仁初無彼此厚薄之殊特繫乎有司之能告與否耳嗟乎常之民自冬徂春訴饑郡邑僅嘗得義倉之粟一二斗而已斯人也譬之久旱之苗微雨斯須豈能蘇息必待優渥沾足而後免乎枯槁耳當此之時青黄不接食草木之根者有之鬻子女而食者有之去父母離鄉井行乞道路者滔滔也有司方且移文覈實籍有田之家計畝科粟以為賑卹之政其亦不思之甚矣夫粟之為物必

產于田歲凶則田不收矣夫不收之田雖累巨萬粟何可得乎况頻年不登賦役重困產去税存者十有八九一旦又加諸賦歛之毒其狼狽為何如哉徒使皂隷之徒家至戸到呌覔之聲雞犬弗寧是以有田者亦多為東西南北之人矣其詣有司者則拘之縶之鞭之扑之刮龜毫于箠楚之下割鷺股于挫辱之餘區區所得民不足贍假令能贍其民亦何異奪烏鳶之食與之螻蟻耶若是者其誠知大人君子之心必不忍為也忍令有

司為之乎夫常之為郡大郡也官廩之粟陳陳相因又有附餘之粟存焉公帑之積綽綽有餘又有贓罰之金在焉斯二者非國經費有司亦何靳而不以施諸民乎茍能以是施之亦可以解倒懸之急況能如汲黯發河内之粟乎惟大人舉而行之上推聖恩下副民望盛德之至然民疾苦豈止于斯如公田之重租宜減官鹽之高價宜輕田户之酒課宜更都水之冗官宜汰凡如此類未易枚舉獨以賑饑一事首瀆鈞聽葢民之顛連命

在朝夕非若他事可少緩也芻蕘之言倘蒙採擇餘者又當條具而悉陳之惟大人垂察焉區區干凟崇嚴不勝悚息

與王氏諸子書

諸君子居喪三年除服有日聞欲命羽士設醮以資冥福所費計統鈔二百錠有奇以粟用之幾四百石是亦出乎孝敬之心循乎世俗之禮也然冥福之實果何有哉以愚言之用三日醮筵之費賑一鄉人戶之饑當此

凶年使數千百人得餔其粟而免為溝中瘠者其歡欣贊誦奚止百倍于黄冠之口哉若諸君更欲盡追遠之誠則于祥禫之日豐潔致祭亦庶乎終喪之禮矣但今之世俗親沒之後凡言做好事者非佛氏之齋必老氏之醮二端之外餘無用情雖祭祀亦不為意蓋亦未之思也愚請引古證今以齋醮無足信者為諸公詳之佛氏以釋迦為師其書自漢以來流入中國初無設齋之說也至梁武帝妄祈因果俾僧流為之厥後亡滅宗國

餓死臺城使設齋而有因果豈至是哉道家以老君為師自周以來其書傳之天下亦無設醮之說也至宗徽宗妄意求福令羽流為之未幾傾危社稷流落徼外使設醮而能獲福決不至于此矣二君昏迷不明物理信一時妖幻之言為二氏衣食之計如此前代名賢當今豪傑卓然有見而不惑者固多有之惟閭閻細民惑者什九何足論哉諸君負聰明特達之才有深遠宏濶之見平居高論迴出人表豈至是而亦淪胥于汙陋之俗

耶必能以理燭齋醮之妄以財行賑卹之仁上下一心虔奉祭祀于以寓孝思之意于以報罔極之恩上天鑒臨何福不至先君有靈必含笑冥冥中矣余以忠告者乃朋友之義也在交契不敢以不忠惟諸君念之

論吳人不當祀范蠡書

投老異鄉如龜藏久未嘗敢輙造公卿大夫之門為游說之客也今一造焉亦不敢如方朔自譽毛遂自薦以求其用亦非有富國强兵之策驚世駭俗之論以衒其

能特以古人一事有關風化敢請為閣下陳之僕近過吳江嘗遊三高祠頋瞻遺像覽前人記載金石之文見所謂三高者曰范蠡曰張翰曰陸龜蒙謂其清風峻節天下共高之邑人為東家某而祀之僕于是竊有感焉夫季鷹魯望吳產者也吳之人慕為東家㠯是已䲭夷子皮始終事越間嘗以行成留吳其心未嘗一日忘乎越也進美女納寶器以惑吳之君臣乘虛進兵以滅吳之宗社大率皆蠡之謀越人論功蠡居第一豈非吳之

大仇乎惟其功成名遂遯跡而去其識見固高于常人
然浮海適齊則裝其輕寶珠玉以行在齊復營致千金
之産自齊之陶懷其重寶而去居陶而父子畊畜轉物
逐利又致累鉅萬之資僕嘗觀太史公以是屢書不一
書者盖深鄙之非取之也較諸子房辭漢翛然從赤松
子遊相去萬萬矣又觀杜牧之詩蘇子瞻之詩皆謂蠡
得西施以申公夏姬為比由是而言謂其人為貪為穢
亦不為過尚何清風高節之足慕乎今也以吳人馨香

之黍稷享敵國貪穢之仇讐于理其可乎哉禮云民不祀非族況仇敵乎或曰有其舉之不可廢也僕應之曰吳有三高人特未之思耳若泰伯仲雍延陵季子真可謂天下所共高者也凡為吳人苟非土木孰不有高山景行之思雖欲止之而不能也惟當道君子循名責實改而易之實足以稱三高之名雪千載之羞而饜服輿人之心矣然斯言也僕不往告之他人而特告于閣下者誠以閣下心正而理明學博而識高見義所在勇于

有為凡于正人心厚風俗之事知無不行特此一端偶
未之及聞僕所說必不以人廢言此僕所以發其夂箝
之口也惟閣下參秉鈞衡之暇稽諸祀典以理裁之以
義決之為之改作奉三讓至德之聖人祠于堂上配以
二賢仍以季鷹魯望列之從祀如此則振前人之謬戾
新斯民之耳目正高風崇禮讓激衰世薄俗而勸之其
于風化豈小補哉惟大人君子垂察焉若謂蠡有功而
祀之則越人祀之宜矣如諸葛武侯之賢蜀人祀之吳

魏亦未嘗有祠焉斯理之公古今不殊幽明無間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第恐不知者以僕之言既不足以謀身又不急于世用斥其迂濶而譏笑之僕于心誠無愧焉古語云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所恃髙明必蒙鑒察區區干冒崇嚴不勝悚息

代與李中丞書

某去年夏四月嘗奉狀附某官漕運之行不審徹鈞覽否即日仲春伏惟君侯神相多福某避地吳下六年于

兹顛沛流離困窮艱難萬狀遠不能奔父喪于京師近不能葬母骨于鄉土兄弟妻孥救死不贍故于父母殆若忘恩其實銜哀茹痛朝斯夕斯未嘗頃刻忘于懷也若大人之深恩厚德重如邱山亦未能伏謁門下效犬馬之力以報其萬一幽明兩負度日如年惟大人念先人之夙好憫遺孤之艱虞特賜哀憐不加譴責為幸甚矣其擬今歲歸耕膠山剪荆棘藝禾黍庶一稔而有宿舂之粮即灑飯先人之墓一負荆于大人之門也兹因

吳縣尹詣前謹奉此承候起居并述所以趦趄負罪之故舍弟某臨書羅拜悃不殊前下情無任悚懼感慕之至伏惟鈞察

上盛教諭論土地夫人書

常州路學教授盛克明以文廟先聖殿及門廡等屋湫隘皆撤而新之廟前建文昌土地二祠其土地舊多淫祀嘗詢之應芳悉皆除去但夫人之像為或者所沮而存余盡力請毀之至書再上教授

乃白諸郡守賈侯侯然之像遂毁教授名昭維揚

人侯名禧字吉甫真定人也

自先生之教于常也講貫之暇繕修廟學二三年間百廢具興其竊嘗與鄉之諸老論之皇元置郡博士以來未有如先生用心之勤者也功其懋哉功其懋哉時有細故一端尚宜改作敢以狂瞽之言輒瀆清聽惟先生察之伏覩本學重建地靈祠于儀門之外其神有無姑置勿論使誠有之是豈不知廉恥者哉今肖像之設夫

婦偶坐楚楚乎裙釵之飾盈盈乎朱粉之粧侍從傍立男女雜處儼然坐聖人清廟之下能無恥乎禮曰男子居外女子居内又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雖近世禮俗之敝亦未嘗無男女之别也至如閭閻細民之家人或過之其妻猶避嫌不出豈有身為神靈而為之配者不知内外之分呈身露面眉案並食以饗士大夫籩豆之薦反不若閭閻匹婦而能避嫌乎吁幽明雖殊理則一致決無是理也明矣比聞吾先生以此為細微之故

不欲矯世違俗而姑從衆也則先生之心固然矣但學校者風化所出之地凡有作為人所矜式愚恐四方來觀將謂禮或宜然轉相倣效而卒莫知其非矣又恐禮法之士從而議之又安知先生初見之明如彼其後從衆之意如此耶此愚所以不避譴責僭伸寸喙以罄其芻蕘之誠惟先生以理揆之勇為撤去非惟雪神羞明禮教不淪胥習俗之謬抑亦可見先生之不以人廢言矣抑愚又有說焉夫地之靈者莫靈于賢者也若吳季

子張文靖胡文恭鄒忠公諸賢正毘陵土産之英靈學有舊祠庳隘弗稱即于此祠而奉之不勝夫無名氏之鬼乎程子曰除神祀而民為善斯言也雖質諸聖人在天之靈亦何疑哉夫如是而或獲戾于鬼神者凡有殃咎宜加于其之身無悔區區僭越惟先生察之

又上盛教授書

其比見地靈祠設夫婦之像恐未合禮切嘗冒昧有言欲裨明見亦庶乎他山之石耳或有誚余者曰怪神之

事聖人不語非不語也盖不易語諸人也夫地靈之神其配偶有無未易窺測若果無之則儒先君子必嘗論説令吾子以一介之微言雖屢中又安足取信于人也哉僕聞之既謝不敏退而考諸五峰胡先生之論南嶽曰世俗為廟貌置男女屋而貯之褻瀆之甚厥後北溪陳先生又從而釋之曰自聖學不明鬼神情狀都不能曉如泰山封帝儼然人形垂旒端冕且立后殿于其後不知又是何山配之為婦也然則土地之于山岳類也

像貌之設已為不經況復加之配偶乎惟先生撤而去之以祛衆惑其有未喻者乞以前二公大儒之言曉之其誰曰不然況當今天下之所通祀者曰三皇曰孔子曰社稷或廟貌焉或壇壝焉皆未嘗有匹偶之設何物地靈而獨有之乎愚也稽之古訓已如彼參之祀典又如此反覆思繹决無是理不免再用塵瀆以殫其千慮一得之愚惟先生垂察焉

干周侍御作顧元公祠堂碑書

其毘陵郡人也逃難巽鄉百事疎懶惟好古之念根于其心老而彌篤遇有感觸奮然欲為力雖不足亦必假手于人卒于成而後已今有一事復因人就緒輙敢具述顛末為閣下成之某僑居葑門遵與顧元公之墓相近地方五六里俗稱顧塋墓是以知之既知之數往弔而問焉夫元公晉之名臣也其勲業家世詳見史編元帝大興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卒于官迄今凡一千五十餘載碑文雖失丘壠尚存土人以其地如鳯形名鳯凰

嶺前有二墩峙立左右蕺祠一區爲鄉里奉嘗之地其來遠矣近有無知之民舁置土地神塑像數輩列坐其中其荒謬淫褻有不可勝誅者以其一介之微莫能改作是用言諸長洲縣令周君君博雅而文方其視政之初力行古道故聞而喜之遂與其等展墓且詰祠奠謁屬其爲文告之曰何物地靈混此室處既而令方議去淫祀釐葺祠宇邑人張寳乃樂成賢令之志輸財效力惟命是從圬人梓工並手交作瓦甓之毀者易之棟宇

之朽者易之像設供具門垣墓表靡不完好二墩則各植梧桐二株名雙梧墩盖張華嘗稱公為朝陽之鳳及墓名鳳嶺故也月餘畢功令復躬祭祠下麗牲有碑宜勒文以發昔賢之幽光而周令亦牽連得書然必求大手筆為之斯不朽矣惟閣下碩德令望為今儒宗典雅之文追古作者若篆隷之妙則秦丞相漢中郎並駕而驅吾不知其孰先而孰後也兵革以來諸老凋謝所謂斗南一人而已惟閣下追念前修賜之述作并為揮灑

使刻之堅珉則詞翰兩絶焜燿丘隴將見夫爭先摹寫以廣其傳則元公之勲業聞望益著于青史之外矣其又考之南史晉武帝禁立碑表著于令甲至元帝時驃騎府主簿以故恩葬舊君顧榮請為立碑詔特從之然則今閣下之文繼美千載可謂無愧焉耳如某區區龜巢在往歲猶嘗黼黻刓斯文之傅有補風化閣下豈不樂其美耶此某不揣僭越拜書閣下以閣下之必不却也輕瀆崇嚴不勝悚息

上王總管正風俗書

嘗聞豐山之鐘霜降而鳴説者謂氣之相感理或然也今某一介草茅覩吳下風俗之壞扼腕切齒不忍隱默敢請為閣下陳之葢以閣下得天地之正氣養之于心施于政事故區區狂直感而有聲猶豐山之鐘也惟閣下發號施令行諸郡邑必能誅鋤淫穢一洗汚俗振其氣之餘烈也是氣也在天則為風為霆為秋霜為烈日在地則為艸而指佞犬而咋姦豸而觸邪歐陽子所謂

天地之義氣而孟子所謂浩然者也夫以閤下之清非秋霜乎其明非烈日乎政教號令非雷厲而風行乎如其者氣稟獷直疾惡如仇蓋亦似乎指佞之草咋姦之犬觸邪之豸也吁昔孫叔敖殺兩頭蛇而陰德之報位至楚相自世俗觀之敖之殺蛇損物命也殊不知除一物而免衆人之害德莫大者也今日之事正類此物故復舉此以破世俗之惑罄其一得之愚惟閤下察之

賀丁州判到任書

其客居江滸帶絰而鋤一日鄉之父老過余曰兩年吾州以州長之賢民用復業今又復得賢州佐共仁其民必能盡除煩苛使田里無歎恨之聲矣余居此飲婁江之水是亦婁江之人也可不喜乎可不賀乎余曰倅方下車曷知其賢曰吾聞之居家能敬其親居官則敬其同僚遇文士則敬武士則敬緇衣黄冠醫藥卜筮之屬咸禮貌之微而皂隷亦善遇之又微而蚩蚩之民伏庭下訟曲直者亦謹以三尺之法裁之未嘗厲其聲怒其

色也是皆敬之存于中形于外如此非賢而能之乎時甚樂聞其說因默念先民之言謂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而民必被其澤矣既而入州以父老言詢諸文武醫卜緇黄之間無間然者至于搢紳月旦之評道路輿人之頌比前所聞者尤加詳焉是誠可喜而可賀也然則一州之人今被其澤固當為一州之賀等而上之澤及一郡則又當為一郡之賀又等而上之歇歷臺閣羽儀天朝可為斯世斯民之賀者未艾也惟一念之敬始而

終之君子慎焉

與陳翰林子山書

某丙申冬逃難吳門逢人問閣下出處顧嘗為浙東路難之憂後二年閒居翰苑深用為喜近于唐彦博處又喜知爵位之崇道德文章之盛每誦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之詩馳慕而已某離鄉六年備歷艱險年今六十百無所成獨與兒輩固窮嘗懼失其故步也比來目昏耳聾鬚白如雪惟髮尚有黑者則其狀全類社公可笑可

笑鄉人多無噍類而某一家數口幸而無恙父子筆畊粗免溝壑特未知將來如何耳茲因胡宰行謹此問訊即日秋高伏惟善加保愛亟秉鈞衡以福天下

上周參政正風俗書

某毘陵賤士也曩歲以避兵來吳閣下時為郡主有所控訴俱蒙接納由是知閣下為能聽言為能下士常懷野人芹曝之獻而未能也今閣下參秉鈞衡為國柱石以斯世斯民為己任吳人賴之若子之有慈母風雨之

有夏屋別姸媸而有鏡較輕重長短而有權度也況閤下不自有其明下士之勤吐握不倦聽言之切詢及芻蕘其雖老無能為視古尚在豈終無一言以效芹曝乎然國家之事錢穀甲兵則既有人籌之矣講求法制亦有人矣薦賢舉能又有人矣特吳中風俗壞于浮屠之不肖者曾無以及之其敢請為閤下直述之夫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故禮謹大昏詩首關

雖易著咸恒書稱釐降聖人慮天下後世深矣彼佛之為教雖有異同然以淫為戒亦甚至切但今之浮屠玉石混淆所謂不肖者乃僧中之羅剎佛氏之罪人無別無義之禽獸也其處其等之徒未易枚舉姑以目前言之其以堂堂住持之稱踰墻而摟三闕二字繼室桑中之妾駢集方丈行寫旁觀因往往唾斥怒罵但未有言于官者耳同衣不敢言之教門之鄉里不敢言之恐其怨害也上司懸隔而不聞州縣置之而不問是以恣其荒

淫了無忌憚遠近效尤淫風大行良家子女蘭鮑俱化甚可惜也愚惟狂直不忍喑默然其本異鄉之人區區借言殆猶西家之犬吠東鄰之盜使其主因吠而警耳且能使家衆捕之亦庶乎救其所失不然則犬為徒吠且徒取憎于盜耳今閣下當路于吳非斯民之主乎有司非家衆乎治其人使返其尤物而風俗還淳非尚能救其失乎以閣下之明必不使某為徒吠之犬而徒取盜者之憎也惟閣下察之或疑浮屠氏不肖者多莫能

盡治是大不然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風行草偃如響斯應有不待家至而戶到也昔明道程先生言于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為本然則區區所陳不為細故惟閣下採擇賜之施行非言之幸斯道斯民之大幸也

與劉旭齋書

其三復誌文皆達生委命之意不琱不琢之辭深用敬服謹依命微潤飾之但遷葬二親不宜說以便省掃亦

不宜泥風水之說也啟葭而遷庶合古制所謂以家學授受而姪子青領鄉薦乃家庭盛事宜特書之至如流寓崑山亦紀實也若孫某必書在某處不然則有其人而不知所在是闕文也以術數二字易相者之言則虛中之說前後相應又見公精于虛中一家之書而免議者有多惑之誚所需挽詩未能措手題小像數語方爾腹稿續當納上若夫戒酒一節未喻高見古人居喪不得飲酒食肉然必曰五十以上血氣既衰須酒肉扶養

者則不必然是則酒肉乃老者之不可無也今年將八秩正宜以詩酒自娯盡其天年死無所憾戒而不飲非惑于罪福乎若以戒酒為盛德事勉而為之則古之聖賢皆欠此一德不然何老癡如是耶望不以人廢言亟請呼麯生以永朝夕重九僕當折菊一枝攜酒一壺并作活祭文詣前為公洗胸中凝滯也

與孝章殷君書

相去纔一舍地不面動經半載可勝馳情比聞足下以

名後而往如玉抵鵲深用慨歎已而知有傭力者代之得不廢種學績文之業又深為之喜也其嘗謂士生斯時固樂于得時行道然有命焉非力可致當此之時苟能有一畝之宮可以棲息賣金買書教子共讀客至沽酒劇談古今真樂事也左近朋友惟足下洎子英表君公振馬君朋南執中二趙君幸足下勿以細故少沮而遽改其樂焉某于二十年前固嘗樂于此矣今茲窮途不復可得家累百六十指借屋而居仲春以來風雨連月

頹檐敗壁濕薪破竈視累𦍒若有不豫色者其賴有陶詩一編可以自娱且時與樵歌漁謳更唱迭和乃釋然無纎芥之累于胸中也諸友會間頗以前所陳者告之使樂其樂旭齋劉先生無諸君之樂者則以漁樵唱和邀之亦必樂余之樂矣僧廬十絶先乞示教

上何太守書

僕本毘陵人也寄跡吳下于兹有年竊聞賢府侯以清静治民庶明之聲洋溢下里凡民得以安集于二天之

下者為幸多矣僕雖窮居一室從事筆畊然日與田夫野老為伍而共其休戚焉比者欽奉綸音大赦天下聖恩汪濊物無不沾而斯民之幸尤多詔罷敝之民何以紓之又曰民有不便有司舉之此足以見聖天子憂念斯民之心如此其切托付有司之意又如此其重也由是田野之民歡欣鼓舞意謂痛入骨髓今又有增科水脚之患焉譬如久病之人舊疾未愈新病復增實何可當哉奈何里胥催徵急于星火飛芻輓粟晝夜不停揩

搢無吐氣暇雖欲赴愬于甘棠之下不可得已况能愬諸輦轂之下乎如某者以筆代畊田無寸土于官賦重輕本無干預然斯民困苦之狀慘于目嗟怨之聲刺于耳誠有所不忍者况閒賢府侯吐握下士子愛庶民故輙敢以芻蕘之言上達台聽是猶豊山之鐘霜降而自鳴野人之芹愛君而特獻也一誠如此餘無覬覦惟大人君子上以體聖皇矜䘏之意下以察疲民疾苦之情鑒僕愚誠恕其僭越特蒙採擇賜之施行使困苦之民

得以蘇息愁歎之聲化為謳歌將見太史氏以循良之政登載簡册而僕亦當作襦袴之謡與田夫野老歌詠于郊野間矣

呈府侯書

嘗謂國家更化務從寛大以安民州縣承行貴在申明而無獘事既有乖理宜陳説見奉詔書内一欵節該民間凡有不便事理該載不盡者有司明白申舉事輕者中書省即與施行重者集議聞奏欽奉如此切見崑山

州歲辦秋糧八十餘萬石舊年本州遵奉上司所行每糧一石起科水脚米一斗各保人户赴京納糧其所用水脚俱係自行出備當時有司失于申明上司優免開除𤋲之張氏以來比于前元多增糧額民以窮困輸官不敷今加水脚其數益厚不能辦納致令催糧里長人等破家蕩産累遭校責監繫囹圄受罪數月逃亡縊溺者不知其數直至今年八月欽遇赦恩纔方釋免切詳上司允行每糧一石科米一斗既是明白水脚益以人

戶赴京送納遠涉江湖艱難重費以此糧米為梢水船
脚之用其理顯然上年官司所收不見如何用度即係
重復于民未經定奪開除況今洪武元年見奉上司明
文起科船料令佃戶自辦人船脚力送納官糧又每石
收銅錢五十文及以官糧二百五十石起科水夫一名
赴京畿漕運司應役上項元科水脚糧米有司一槩征
收使民不支給官無用度非上司原行之意人民受害
下情不能上達良可哀憫若不建言尤慮今歲秋糧必

到似前拖欠負累官府人戸逃亡不無荒廢田業關係非輕其他州縣事亦一體如蒙采覽備申上司詳議為民除免甚副聖天子優䘏斯民之美意公道幸甚蒼生幸甚

與孫彦民書

伏覽題顧元公祠堂詩語皆事實且以辨斥淫祠表而出之非苟作也筆之懷古録中歎賞未已忽州人抄示吏部移文行下有司禁止淫祀且令勘取忠臣烈士之

屬載諸祀典者皆奉制集議而行實為聖朝更化之盛
舉忠如元公真宜廟食第恐里社之人不知東家丘之
可敬不為申報良可惜也望先生借重一言詢之郡邑
必合乎祀典載之有司歲時之祭將自兹始庶不負朝
家之美意又恐革命以來巫覡之流復以妖象混淆扇
惑愚俗軍民樵採或不知禁更乞上陳督府旁及郡縣
請給榜文嚴加禁約尤見先生之仗義也元公在天之
靈蓋昭昭耳某本合親奉周旋適病齒痛劇其頭岑岑

寒熱不可以風故弗能前然視舌尚在且有知已者可與之言故不自忘其僭越而覼縷也惟先生不辭緩頰之勞特賜發揚公道幸甚元公本傳就用緘去拙詩奉懷别楮呈似一笑

慰顧國衡喪父書

暮春承令先君書首叙别懷次言羇況驚虞憂悲靡不詳悉所云舊疾新愈惟手顫未能作字又曰顫定更寫詩寄去也時予以來人便回即口占一律用代答簡豈

意五月六日遽聞捐舘初疑謬傳未以為信又細詢之

果爾大故不覺老泪之濕衣袂也區區友朋猶此憯怛

况為之子若孫者其鉅痛為何如哉然孝子之至宜以

後事為急顯親為務如刻銘紀德瘞骨(闕)山及以遺稿

可傳世者鏤板而傳之如此則先君子之亡猶未亡也

僕以衰老弗克匍伏往弔切見張司業以詩祭韓吏部

勉效一篇以陳薄奠因敢僭越相告如前所云諸季泊

令子諒惟孝心所同各異其節哀順變僇力遺事以盡孝

思之情臨書悽楚至禱不宣

與陳彦直書

古人有言曰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盖嫌疑之地不可不慎衆口鑠金不可不畏今執事欲以臨濠倉屋就宅上為之意在招致同役鳩集梓工朝夕相與規措監督而成就之至如供給飲食收拾物料亦得以驅馳滅獲輿隷之人為之効力此固忠厚君子之用心視公家之事如家事也然以嫌疑論之則類乎整李下之冠納瓜

田之履知幾君子可不避乎數日以來事未作而行道之人已有萋菲之言况他日乎吾甞詢諸執事之骨肉至親及宗族姻眷朋友相知者皆曰誠有可嫌疑者如前所云但恐咈執事之意不敢直言不敢强諫退而論之猶可更張造作之地如鄉墟陳渡橋等處隣鄉接境密邇同役執事領袖于彼使佐貳者各任其責工匠者各展其力凡一切所用錢物公同出納明白簿書如此則不根之言無自而生矣或于公務之隙歸理家政亦

何不可斯言也雖出自衆人之言實合于老夫之心是用筆之簡牘以告執事蓋亦恃以平日相愛相敬而以忠告朋友之義如此執事勿謂潔已奉公無可為其謗者昔周公聖人也而有四國流言樂羊子賢士也而有盈篋謗書況今俗薄其嫉妒怨憎摇唇鼓舌者所在而成羣一旦妄生謗讟譁然而蠭起執事將何術以止之耶苟無術以止之則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可不慮哉可不慮哉易曰君子作事謀始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始而不諜見幾而不作後雖噬臍恐無及矣區區
僭言切希恕察

與許鈞善書

春初承諸名勝惠詩蓋以社櫟無用之才或能致壽而
忘其蒲柳之秋也知感知感自是音問曠絶不審動止
何似可勝懷仰區區徙居横山日與野翁溪友班荆坐
談或泥飲擊缶更相唱和以為娱樂餘無可言者數日
前久雨而晴出門野望欣然見百穀稔熟遥想吳淞江

上西溪沃壤秋風䆉稏黄雲滿目真可為先生賀吾兒森得舅氏新田四五畆畊以執秫度其所收亦可釀醽酒作粔籹以充其親之老饕若先生之家豈不十倍于此倍十之喜亦可知矣千墩諸故人煩問訊并致豐年之賀臨書馳企

與表子英書

比者周履常來承手誨具審起居安吉諸公多星散所喜孝伯教諭遠回及有提學俞先生寓同里閈朝夕相

與講明古道或倡和時以為樂而其違距幾三百里恨無縮地行術可以同其樂也如景仰何如景仰何曩聞欲著書以究事物之藴其他述作必更有之示教一二可乎吾儕道同志合雖各處一方茍能于文字間以古道最率交相責善視連屋不相往來與夫往而莪可語者遠勝之矣俞先生往未會參拜莫敢以此情告公及秦陸盧殷熊闕諸契家念僕舊交勿棄老謬幸賜警策則區區未死以前皆可以與聞古道之日也其目雖昏

尚可以强觀大字書耳雖聾亦可以聽人高聲語但健忘絶不能記或欲作一詩閲數日而不能成既成而援筆欲寫又為茫然嗜學之意實未厭也惟諸公念之春晚寒暖不常切冀為斯文慎重

與京口俞伯鎮書

比小兒去丹陽倉卒附舟不及書問及歸乃言嘗至甕城以塵容俗狀羞去謁見即日仲秋計惟天相斯文動止廸吉朝夕游從或山歌野唱以適其適餘無可與故

人道者西望長江馳慕而已公居泮宮必多著述不鄙老繆尚希有以見教近聞丹徒令君死葬魚腹蔚有政聲區區恨不得其姓名事實之詳筆諸野史敢煩高弟録示可乎本官遺文曁諸大手筆之所紀載尤望示警吁喧啾百鳥中忽見孤鳳鳴識與不識皆樂為之一聞耳未由會晤更冀珍重

答熊立修書

頃辱賜詩及書其詩所以開釋老懷者多矣書辭詳悉

如聆面言然皆辱追理清事非世俗寒暄之問而已蒙所跋雷震事言簡理明殊有警策辨惑編未到書府不知陸況何地矣今再用一册與鷗盟文送上此文命題蓋子虛烏有先生類也悠繆之談苟合雅意使老夫亦得挂名鷗社中不亦可乎愚見以閒叟易野叟之號名實相稱且人皆得以稱道耳比聞寓舍有鬱攸兩畨之厄而郎囝且為萬里之行懷抱欠佳然君子處困亨乃為曠達況有小令郎幹父之蠱朝夕侍側足以為娱此

意此言惟先生然之如其者自去秋為凶人排陷嘗繼以重疾人皆危之賴天之靈復延殘喘由夏而秋村居放適數日患痢自謂必死僥倖又不藥而愈亟命兒輩執筆口授答諸公春首之書及盡償隔年詩債先生聞之必為我一大噱也

與姪僧德藏主書

汝七八歲時父母鍾愛因汝父好佛欲令汝為僧身雖在家已僧其首教汝讀論孟即熏佛書垂及成童遂命

從釋汝母泣而從之時優曇師為汝祝髮授以五戒及汝侍靈隱竹泉師法席果茗之費罄汝衣鉢汝父且竭力繼之盖望汝為釋門偉器至如成佛作祖說法度人皆汝父所望也不幸汝母先即世父亦客死于兵俱不能見汝特達可不念哉可不念哉今汝汩没固時之使然兵鋒數年竟不復點檢其身奮厲其志貿貿焉甘于闒茸豈絕然不記憶汝父之言耶近聞去金陵謁西域高年之僧受戒而回吾謂此行在庸人則為可嘉在汝

則為可笑葢庸人昧理有不知殺盜淫妄之非或酗于酒一旦受此五戒遵而行之變惡為善是可嘉也汝自㓜為兩名師弟子豈不曾授汝之戒乎抑西來之僧不以瞿曇為宗而别有所戒乎不然則往年之戒即今日之戒受而不持徒爾僕僕是可笑也吾嘗觀佛書説父母劬勞四恩之一也凡學佛者在所當報不知胡老僧曽語及否吾聞汝于二親烝嘗及俗禮掃墓等事皆不為之其心必曰古禪老有言一子出家九族生天是

為大孝惟恐不能盡出家之道不能度九族之人負乃劬勞為人訕笑以為豺狼之不如于心安乎余近者一病幾死日來稍愈恐旦夕溘先朝露則斯言無復有人告汝故扶憊援筆布露肝膽慎勿諱疾而忌醫蹈前覆轍父母所生二子汝兄早喪惟汝獨存春秋祭祀奚忍從汝而絶耶似續之計老不可為若釋門祠奉之禮汝亦可為否則奉春秋祭掃隨俗禮以終其身亦庶不忘罔極之報云耳若夫修行佛道非吾之所想亦當先務

點檢其身奮厲其志持守戒律由粗入精水到渠成何所不至誠能如是乃不負汝父平昔之願也汝其勉之汝其勉之予生業儒故不事佛使其為僧則衣佛之衣學佛之學凡與汝所言者汝當力行幸勿謂言耄而忽之

與蘇性可書

中秋前一日淫雨喜晴晨坐坐瓮牖下焚香瓦鼎三復魏公百韻詩追念令先君面諭之言雖隔一宇宙猶昨

日也感慨之餘書數語卷末謹用納上以今觀之前輩如瞻翁先生得正大之學卓然不為異端叅惑者蓋亦鮮矣幸而象賢有子又篤生磊落振拔之孫及有姻眷如伯遠兄者相與矗立交相勉厲視百家妖妄邪誕之說如鵂鶹夜鳴吐罵斥逐不一動其心此僕所以愛之敬之以三俊為忘年交也數日來抱疾待斃百無挂牽但恐兒輩于失怙之後為鄉俗所移或違治命吾死之日三君子有能為中流砥柱者乎伯遠洎令嗣偉正同

此致意頹憊不克親書必蒙照察

與蘇州吳趙二心友書

今春曹德升去嘗致書二妙隨得報章知中行避地海濵蓋亦離羣而索居也時老夫在憂患中聞之為之悵然荷執中垂念不遠三百里欲賜見訪此情豈泛愛者可得同日語哉某二三年來父子遭迍有不忍與故舊言者前年秋木為縣學訓導娼嫉者以擅離役訟之受笞五十斤為編氓去年暮冬忽分憲于案牘求疵府司

官曹俱被罪責而木復加五十五杖發鳳陽屯時某以卧病不能為之申愬痛苦而已抑鬱而已其從弟送行至正月中旬負疾而歸醫救月餘屢瀕于危老夫平生惡况未有如斯時者既而病者勿藥老懷欲紓方擬抱牒赴臺閣之下以鳴其不平承郡守以毘陵誌書付託辭不獲命自春徂夏黽勉校正疲憊之軀如墮膠漆每一思之涕淚交濡如此更兩月餘夏初誌書甫完乃盲左目雖可見天日如隔烟霧由是杜門餌藥又復經月

慮恐雙目俱盲則此志不伸此子不復能救矣于是奮不顧死力疾詣憲府陳詞仍以惡詩傾寫舐犢之情賴臺宮上下如秦鏡並照灼見肝膽特賜哀憐信宿之間上徹天聽欽蒙王音放木歸養半年陷穽一旦得脫于七月初三日到家老夫先歸蕪詢其抑鬱痛苦積于懷抱者方若氷釋矣然則非上天有以相之不能也非祖宗之遺澤未泯亦不能也顧區區力援其子以盡為父之道實斯文啟廸之力為多二公吾斯文骨肉視木如

弟姪者其受禍必為之憂苦其蒙恩必為之喜懌故歷敘顛末用徹清聽不自覺其覼縷也拙詩謹呈事亦概見凡知己如元修子英公振鈞善諸先生均煩舉似或者有以見教則老夫得歌詠為樂其幸多矣蓋平昔樂于讀書今以目疾而廢但每日飽飯熟睡百無猷為亦無可為樂者惟樂此一事以待斃耳未會間惟二妙德業進脩幽真養福下情不勝至禱不宣

答許鈞善書

中秋後一日翰墨到手甚慰馳思且知三書渺茫垂念愈切蒙薦館地且玉其成鮑叔之知何以過此但朞年既耄矣朞子如死而復生有菽水之養矣茍不知止貽笑老聃亦違我聖人貪得之戒矣佩服重言敢不聞命方竹杖甚佳受惠感激承問吾兒其事見于吳趙書中皆抄去先生視之必重為之戚而喜也

答管伯齡書

一別十年相去幾三百里非惟會面之難而書尺亦不

能寄清風明月未嘗不思玄度世美上人自錦里來歸得手札并佳章情誼藹然文藻燦爛足見德業與年齒俱高欣羡欣羡婁江之東詞林獨步又安得尊酒細論如曩年終日竟夕之娛乎然昔人有言心親則千里晤對矍鑠二老扁舟往來不消十數日程相與訪諸故人于三江五湖之上以遂其適真吾輩餘生之樂事也歲晚有興當踐斯言奉和來詩聊抒情愫鄙陋之辭發一笑耳令嗣過庭煩道前悃金陵往還過敝寓白鶴溪可

乎兒輩曰木曰森皆為農横山之陽廢學可恥林也嘗

郡守過愛舉充江陰縣學職固辭不獲去有日矣其如

居者壁立何諒故人垂念故及之餘不一臨書無任馳

系

與盧公武書

前歲殷文學再赴咸陽持至佳作且極談幽貞之吉甚

慰馳想今年春得表子英先生書乃知公車入鳳閣而

演綸之筆已在手矣可喜可賀即日諒惟德日益修道

日益隆而文譽日益以著可勝仰企從子林到京令問起居并以拙詩一小編呈似盖有學子王尚絅者將欲刻畫無鹽出醜鄉里于予舊稿中摘出一二類而編之敢望痛加删削賜之序引則庶或不致覆瓿矣往者懷古録屬有記載今亡之原稿若存更乞抄示區區碁花手巾并囙碑一本送上希領意歲晏更冀為斯文慎重以迓春禧

與陶孝思書

比月旦鄉飲而別淵望執事與郡庠諸公同過鄒墓以陪賢太守及官僚仝為祭掃不審胡為不來也夫鄒忠公為道學君子天下共賢之在昔學有祠墓有亭郡守教官歲有祀事二三百年之間遺文尚存非繆傳也然豈特鄉郡如此哉凡其平昔過化之地莫不尸而祝之惟近歲以來郡中之祠亭俱燬奉嘗之禮寖滅廢缺今府公舉茲墜典與斯文有光較諸弔萇弘祭樂毅屈平田横諸先民者豈不韙歟是行也雖道路之人猶為興

感刕學士大夫好古而尊賢者乎某于五月七月間有拙詩二首茲用録似蓋以執事相知而不哂其迂相契而不責其僭必能倡率鼓舞賜之述作若郡博士先生及周儲二妙見之亦必翕然揄揚以崇先哲縣學諸名勝聞之又安得不從而作興耶展墓之行想能有日而某又當持一盃以陪沃酹區區别有僭言庶得面盡矣不宣

上武進樊大尹請置先賢祠書

其嘗聞古者祭鄉先生于社蓋祭社以功而鄉先生以德而預享焉崇德報功其義一也近世祠鄉賢于學宫是亦附祭于社之遺意其禮可不事歟姑以武進言之若我胡文恭公張文清公鄒忠公霍狀元乃所謂鄉先生之表表者前知縣江右董公繕修黌舍嘗置祠文廟儀門之左欲于此祠而奉祀之以秩淵而去遂成曠典今明府視政以來闔邑之事大小畢舉特此一端偶未之及然而事雖至微實繫風化如蒙即此祠宇修設供

具崇奉先哲尸而祝之使邑人知所向慕必有過祠下而嘉歎之者曰今之山川猶古山川也今之學校亦古學校也士生斯邑苟能如前人之賢為世師表亦得享無窮之祀矣由是而感發興起奮厲激昂風聲氣習渾然俱化又安知不有胡張鄒霍之賢相繼而出耶愚所謂事雖至微而係于風化者此也惟明府不以老生之言為迂而以國家之風化為重舉此盛事以厲風俗斯文幸甚鄉邑幸甚

答崑山袁子英書

七月望正鬱鬱苦熱忽承六月廿四日書及聯篇佳作逐一披玩快然如清風入懷加以金井水灑面醴泉甘露之沃烟火肺腸也繼即付小兒林達張溝而近林自郡庠來歸云學中諸士友仝觀蚶杯之詩不勝稱羨想希尹得之玩味賞識其快意無異于老夫也其白首歸里故舊淪没惟希尹相知為深若思賢録一見即欣然助楮板百片且將率好事者刻之想執事聞之亦以為

喜故用語及區區又有一事不避譏笑専此干托學子王著欲以龜巢稿鋟梓因摘數十篇與之名曰摘稿愚意亂道雖多不能盡出醜耳然必大手筆如提學平齋余先生者畧為序引若右軍為蕺山老嫗書扇則非惟價重當時而名亦為之不泯惟執事玉成之某於此先生固未嘗有半面之雅去年冬嘗蒙惠詩以光衰朽乃執事過愛其亦從而愛之今之求文諒執事一語之賜必可得矣他日當耑馳辦香因徐見孟以鳴謝悃餘有

干瀆别楮具陳鈞乞留意朝暮間拱候報音辰下雨凉
伏惟講貫之暇多有著述示教一二尤妙東望玉峯無
任馳想

與賈教授書

昔郡庠祠道鄉鄒先生祀享而學宫復有墓祭由宋及
元未嘗廢弛今我郡博士未蒙舉行盖兵革之後學校
方興前此或未之聞也區區老生用敢饒舌幸勿以人
廢言與周儲兩助教議之特賜修舉則其亦當採徼横

山挹泉龍井挾憊駿奔以從諸公之後矣兹有口占并以思賢録送上惟講貫之暇電目一覽必有佳作如前輩發先哲之餘光也贍奉在邇書不盡言臨楮馳糸不宣

與鄉友鄒鈞顯論合祀忠公書

嘗聞盱江李太伯之没家無子孫其鄉邑學校奠而祠之祭埽不缺也柳耆卿客死襄陽羣妓合金而葬每春上塜謂弔柳七至今以為美談吁以太伯視吾鄉先生

鄒忠公之賢有間矣況沓卿乎夫忠公程門傳道為一代名臣且嘗以義文周孔之易論孟之書發明妙理垂教百世郡有祠墓幾三百年不幸因元延祐以來有非其種而為似續佳城毀裂殆盡繼以陵谷變遷蕩然無遺去年冬賴有賢郡守率僚屬墓祭碑之仆者植之樵而牧者禁之庶亦無愧太伯之郡邑矣弟吾黨服儒衣冠未嘗持一觴以澆墳上之土視曩之舞裙歌扇者反不及之區區老生感今懷昔可不告諸文獻故家乎惟

執事乃故家之傑出者也顧其嘗以忠公之盛德大業洎諸賢士大夫紀述之辭録為一帙名思賢苟能板刻而傳使觀者知忠公之賢如此則其高山景行之思駿奔豆籩之敬自有不能已者景鄉有亭顯忠有菴皆無異于古人矣夫如是則斯文之光鄉土之榮風俗之厚且美為何如哉昔人有言曰存則人亡則書蓋書存則其人之亡猶不亡也耶

與詹伯遠書

前兩年宜興許主簿六月送炭盖其知范叔之寒豫為之計今足下于此月惠布盖與許公之心同乎一誠也老夫雖嘗以小詩謝之今衰懶不能措一詞然此心感荷實不能忘知己者必以情恕非簡慢也近得江陰張希尹都事夢屋篇謹用緘去此老語不過諛而意有抑揚足下宜識之餘人所作尚未到手惟可賢父子佳章毋吝見示老夫自月旦到陳館代子訓蒙稍暇則以古今名人之詩長歌短咏自以為樂殆猶曾晳之嗜羊棗

也可笑可笑秋辰下暑而凉惟樂歳優游安享清福爲慰

與李石泉書

某寓此寂寞濱日以吟嘯自娯過客多望望而去有如一泉近仁至則閒坐片時語及吟事者盖絶無而僅有也所需拙作令學子録去諸人視之必有笑吾輩所好如栁下之鍜何足樂哉然自得之樂難以語人亦不必强與之語也秋凉過此必留一宿然庶得清風明月之夜傾倒所懷耳聞以一泉為字乆矣近獲晤語言乃改

為石泉又欲以固本為字石泉則為道號矣某因足下去速不細論想所以欲改者必有人謂一泉二字奇崛且無出處是大不然夫一泉者謂一脉之泉自原而出非溢美之詞也若借尤古人之九淵及世俗所矜玉泉之類却當改之凡道號宜在晚年隨所寓而稱之不必拘拘于名字之義回示雅意當為作字説矣餘文縷述不宣

答袁子英書

秋間領教帖及發至余先生序文此蓋以執事過情之譽致蒙褒拂如此兒輩得之即鋟諸梓老夫感銘于心豈忘所自哉今拙詩二首其一寫懐仰之情一以謝余提學并寄陽羨茶一裹惠山泉兩罌區區微忱煩為轉達所諭毀范蠡祠不審果否抄示之文又不知前輩遺稿耶今人所著耶毀祠于某年月某人言之某官行之耶欲得其詳傳之郡邑使在位君子有儆儆者是亦遵令典正風俗之一端也某因兒子木入杭代渠訓蒙陳

氏閒三四月漁樵唱和無足舉似近作辨訛數十語將與館人行當録去請教其詞冗長以其欲揭之鼇祠諭彼愚俗不得不然所愧不能言簡意明如古作者欲再得木居士等一二事引用其間惟執事多識前言敢求批示某以兩目昏盲不克詣座下細論徒增馳慕而已以壽斯文

答惠子及送泉書

余先生洎諸名勝同此請益即日祁寒切冀安居養恬

一別兩年將謂假館華莊優游蕉境未聞移席縣庠也故昨于學齋書中有失問訊茲承賜詩與惠山泉偕至不勝感激遂即刻奉和以抒謝忱曰龍山只在片雲間不到山中四十年多謝故人知渴想瓦瓶封寄煮茶泉笑笑學齋回更煩尋水符之盟毋使山靈笑人寂寂也竹山詞久為烏有弗克奉命歲晏末由晤言惟善保為斯文壽

與曹師禹書

昨詣魁塾值入城未回絳帳之下衿佩仍集賢主翁代鳴教鐸清風穆如歆羡而退老夫藏穴如龜然亦有時蹣跚于西枝之西東洲之東如曳尾泥塗者近聞里中有孝感事心甚喜之作小傳為記其實片楮錄上敢望實翁德和諸名勝交相潤飾賜之咏歌庶幾觀民風者採摭亦可為聲教之助云爾

與永慶雪心長老書

比承褏茗過寂寞濱誾誾話言殊可人意且嘗以清節

處士徽余文義不容辭然别後思之似難以畫竹之美遂用為號嘗觀古之人以號著稱者多矣姑舉其一二言之晉之陶淵明門栽五柳因自謂五柳先生世以其不事二君乃以靖節處士稱之非自號也陶弘景掛冠神武門歸隱華陽洞人稱華陽隱君後賜號華陽真逸唐之張志和待詔翰林以母没不仕居江湖間稱烟波釣徒後賜號曰玄真子亦非自美也白樂天平生顯宦晚年放意詩酒號醉吟先生及與香山僧滿等結社稱

香山居士而已宋徽宗以徐仲車不仕為孝木有連理甘露屢降譾節孝處士歐陽以劉凝之棄官歸匡廬作詩贈之有曰丈夫壯節似君少其後朱晦菴為作祠亭匾曰壯節皆非架空立說也由是觀之曰清曰節詎宜自稱在他人亦不宜過情而譽之今王處士之家或有清節可愛之竹以寓名稱或逃于逸與丹立羽人為方外遊即以此意澹然為號豈不韙歟今畫者鞠躬問道于師之像寘諸卷首亦人所未曉也是皆待公與之定論

批示詳悉方可措詞拙直之言必蒙領畧秋暑尚熾惟安穩為宗門自重稍涼造見以謝先施并盡所懷臨書不勝馳系

答集講主書

八月初承書及詩乃知仁祥二長者一在九京一居濠上前聞陶生之言皆謬也誦詩驚怛而嗟歎之迨今未已惟高隱清修得大自在且與諸親友及密邇者遊從如昨可敬可羡所諭聽雨篷海萍等作丁寧再四義不

容辭但昏耄無人可語茲用稿呈煩為潤色庶不為二公之醫蒙耳兒子林去冬臘月赴新鄭縣不得奉命若海湃之詩必得釋門善知識以上乘宗旨發揚方盡其妙非兒輩章句儒之所能也如老夫者亦臆度想像而已淞南小隱却易可作亦煩先得其詳方可着筆區區管見改日細論有恒公振諸吟伯求賦錢孝女詩煩介意取寄吕克明宅專望專望更巽以宗門自重不宣

與林掌教論請建先賢祠書

夫學校以明倫為本育才為務風化之所由出也如追慕前賢褒嘉忠孝節義等事樹之風聲使化行俗美則于學校之教豈小補哉汝今所職不可不知此為先務也吾聞新鄭為古名邑邑有東里子産故鄉宗歐陽文忠公之墓在焉此二賢者一為鄭之賢大夫事見春秋傳等書不毀鄉校已有大功于世教況其有君子之道四乎其一以道德文章為世師表力排異端羽翼名教配諸孟韓功亦懋矣凡過而知者當為起敬邑之人可無

同鄉之愛乎汝今多幸奉天子之命領教茲邑訪求古蹟知有二賢理宜考諸簡册參之禮經告于當道請置祠學宮是亦古者祀鄉先生于社之遺意也釋菜之禮以誠以敬毋事繁文尤不宜用世俗楮鏹如賄賂然其祠堂供具亦從簡古毋事華飾所費之資當割俸與諸生及賢士大夫協力為之慎勿為邑氓之擾愚見如此未知諸名公以為何如

與熊元脩書

昨者不以衰朽自棄往訪故人淵擬細講道誼傾寫素懷奈何已昔之目加以暴疾不如所願臨行辱餽不能謝别蒙諭淫祀雖以懷古録進呈亦不能面議擴斥之竟悵然而歸連數日所患不痊暗室坐卧因思洪武初欽覩詔條斷除塑像令彼無知民不以顧元公忠蓋為敬而以俗稱金家神之類羣然土偶玉石混淆非惟循蹈覆轍有負前人且違令代惟新之命宜于里中及守祠者示以禮法悉以屏除獨設木主題曰晉散騎常

侍顧元公之神庶得上遵國典下息邪說豈不韙歟想
先生以足疾所沮憤然于懷莫若告諸鱸鄉隱者等一
鼓作氣仗大義而為之不啻如摧枯拉朽耳其實以衰
病不前此古尚存詎容泯默先生與諸公必能矜察非
徒為是嘐嘐然也乃事顛末具載周左丞記中請稽考
事實合宜而行慎勿為狺狺吠雪者弛焉雲山相望顒
俟報音夜來聽兒輩誦佳作于孝女之事議論抑揚詞
意古淡非泛泛者可比小兒求引年詩尚希賜敎鱸鄉

諸吟友二詩兼得尤佳瑣碎不及各書煩為引忱臨楮馳系不宣

與吳中衡書

別後第三日小兒以舟自無錫問津到令親蔣宅淌擬請判閫孺人與老妻兒婦輩少聚奈何如燕鴻相避悵然而歸然令岳母老安人在彼養疴賢夫婦必有候問之日望乘便過寂寥濵茶話以償所願鷗社翁所言逕祀愚意以執事寓居長洲難與里中等語鷗社軟脚疾

雖戹健步或可以今古理法告諸鱸鄉隱者從史而為之則無以異乎老夫奔走先後也尊翁挽詞并舊文録上所領厚惠舉室知感同此申謝到千墩王有恒處更煩索引年集求諸公詩賤累老妻而下皆屬筆問貴眷起居并奉相過之約區區懇禱不宣

與馬公振諸故人書

比到千墩蒙綈袍戀戀日與周旋弔死問生悉如所願久獲贊成思賢録事欣幸佩德没齒不忘但不得一登

草堂連床夜話荷執事以目疾見憐弗責爾如仲昭甫孝義恭謹襟度恢宏雪蓬叟敬老愛客挺拔出羣其禮意皆溢乎欵接餽贈之外有可思而不可忘也南澗海萍二法師忘形而知心有恒濟民二契家愛敬而盡禮明善則篤親戚重師友才識兼進尤為可喜相見間煩一一道謝感意别後到陳溪信宿逢人説項無不歆羡思賢録命刋書者為之為無梨板未得速成想中秋前王猷訪戴之日書成則偕往晤言特未知病眼為何如

耳執事詩已編録孝女詩于吳彦德處取至但欠伯齡先生等作尚有望焉諸公賜引年詩多多益佳更煩發去中行凡處蓋熊毛諸吟友欲作故也老夫重改去慈竹軒詩尚兾羣彦以郢斤交斵付明善入卷無致為大方笑仲安賢良彦清昆季同此致意不及另書

答謝袁子英先生書

惟中上人來承問念吾子早世以詞哀之以鷄酒祭之存殁知感即日暮春伏惟師弟風浴詠歸追踪古人賸

有樂地老夫可仰而不可及也自去夏以來目昏則見人不能識認耳聾則低聲語言不聞齒髮皆脫落幾盡日食糜粥殘喘僅存然此心好古嗜學不減疇昔時令小孫輩近立侍側高論原道西銘太極圖說等篇不忘素志奈有時以目前平地風波為之憂恨不得與亡妻相從九原之為愈也謹此奉謝并述潦倒之狀如前所云晤語無期切冀善保以享清福不宣

與姜天定書

前者得挽詩二首吾子寘寘中必知感髙義老夫亦知所學非舊阿蒙但不克一相見與細論不識近日為醫為儒專于何業少暇可過潞城與小孫仝到横山啜清茶説淡話就煩删擇舊稿類抄别帙盖年來兩目昏盲謄録者字多差誤得是正之庶免貽後人之笑耳有一舘地就議可否寒家雖遭兩喪皆不用世俗所尚之禮足下之來無勞虚費夫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此古之通義也但近年朋友道喪不可不講

風俗甚薄宜敦勸之若吾友吳啟之父子王季髙叔姪令弟周輔等皆平昔有見識有議論者聞吾輩講古今必能輔相激勸以篤人倫以厚風俗曾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請誦此以速其行顧老夫衰頽不久于世遲則不復論此古道矣良可惜也偶有謝新鄭張宰一詩録去過目觀其仗義如此薄俗之敦亦庶幾焉

與袁耕學書

比在崑山四十日凡新知舊交青目顧眄赤心解紛指

迷途挽頽波者皆知所自也況飲食交載禮意俱隆老夫與子孫輩感銘心骨有難于筆舌盡者會閒煩一一代謝六月朔到家布帆無恙但病目赤爛兩耳益聾殊覺厭世若友文齋區煩先生為之俞孝女事政宜上旌善亭表著以導令典以厚風俗其移文立傳事合詳明宜大手筆為之吾輩當從而賛美可也姓名年紀歲月日時得批示一知尤妙即日暑雨希倍加珍攝為斯文壽

與俞彥智書

昨到崑山故舊中如畊學先生靈光巋然新相知者皆可人意惟執事削去邊幅能仗大義能勤小物能刻畫無鹽以衒其美老懷銘感之死奚忘兒子及孫感亦如之兩文皆納上幸恕稽緩即日秋暑諒惟起居安適酒邊清興必多然狂客之號但當風流如賀季真以稱其名至若滑稽太過或笑中有刀以貽後患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聖人于三百篇中垂戒如此宜保察之老

夫托愛厚饒舌再四蓋區區如愛美玉恐汚于蠅聲發于心不忍緘默幸毋責馬坡翁詩曾蒙許借望付至小孫輩一覽秋冬決當奉納臨書懇禱

與海萍講主書

崑山延福僧舍中兩獲晤語知平地風波所在有之達人大觀必不芥蔕于靈臺也會後抵家不及言别想已還湓溪安穩清適老夫以思賢録刻完追感王仲昭處士獨成其美美不敢忘今以此書一部送置靈几吾友

士庸于宅務之餘不時誦讀以忠義視為規式黽勉以循蹈之則先尊深為象賢之喜也揚子曰希顏之人亦顏之徒惟講主誘掖奬勸以王成之醉琴賢賓主續當印去懐哉昭甫無任悵惜

與余茂本通政書

昨到崑山得傾蓋如故者數人而執事開誠心論古道片言隻字商畧可否其謙益有過人者遠大之器豈易量哉況飲食餽遺禮意兼盡使老夫及兒輩感佩而歸

未知所報嘗浼作亡子挽詩必蒙留意望付至以光泉壤區區贈無逸一詩煩為轉達令親雪蓬高隣仲名會間呼賤名致謝即日秋暑更巽節哀慎重以終禮制臨書馳系

與張子才書

曩歲承艤舟東郭知老夫坐分鷗沙賜以専席奈交臂而失候歸帆者兩三月而後已去年秋亡子辱諸公哀挽之詞小孫裒為一編名幽光録令年重九為予泣而

誦之且曰公有一詩别紙見寄乃令再四高誦使余泚顙芒背想吾兒九原感作亦如是耳緣來詩初到之日病目昏盲致使明珠暗投不曾答片言以鳴謝臆殆若忘故人綈袍之髙誼其過奚文其過奚文自春以來衰耄愈加公聞之必哀矜而弗責也次韻一詩聊抒情愫并想像肥遯之樂而嘉之餘詩用以見老況如此惡薄俗如此之甚請與野居先生過目同發浩歎晤語無期東望不勝馳仰惟髙隱自重不宣

與陳彥直書

去冬見安道嘗玉成思賢録書板常恐如畚土為山功虧一簣死不瞑目今完矣印去一部以踐吾言候有暇日嚴電一過則先賢忠孝之道足以私淑授兩令子亦可為進修之助焉聞尚絅諸友自有樂事不發去為醬瓿蒙也俟相見當盡所懷茲不一

與王季高書

昔年嘗先尊延置西塾二十餘年敬為賓師愛同骨肉

想足下能念其親必不忘其親之所敬愛者老夫之心實亦未嘗忘也聞令嗣聰明可教摘藁一本送去與之又一本送令姪孟凱之子此生曾從游資質亦甚可喜區區拙作譬若滄浪孺子之歌善聽者亦自有所得庶乎進學之助言耄而繁尚希揀擇

與曹德聲書

歸畊之文承命再四不容以言耄辭今腹稿初成令小孫録去若文意有疑似處脫畧處未愜雅意處無吝批

示當更思之辭雖不工皆親家所吐之真情所處之實
事無虛褒妄貶以累懿德吁歸畊如此植業如此三親
之樂又如此風聲氣習里俗可敦草茆之言庶亦無愧
區區恃肝膽相照布此真情非足恭也

又

昨承手教并惠佳布足見崇重斯文之意本合拜嘉但
忝在瓜葛居常多蒙眷愛雖辭之感激如受之也改去
拙作頗盡老懷尚恐有說未到處無吝喻及吾孫或有

所見亦可說來老夫平昔不諱疾忌醫凡于朋友中商畧文字亦必忠告未嘗面是而心非也早晚相見當盡所懷即日寒煖不常切𡨚順時遵養以迓春禧

與袁畊學書

去年夏五客崑山以詩言懷辱先生與詞林八俊釋門二老玄都一髙士從而和之聨珠合璧皆歸錦囊且欣然欲為序文裒為一卷以飾衰朽自秋徂冬懸懸在望新正得幸耊老書聞别有髙興此詩卷豈置諸度外耶

或有人作般洪喬耶區區老癡望猶未已敢請湍其所望焉

與髙彦述書

往來之禮尚矣然事有不及又當以情恕之不拘拘繁文末節而求備焉所為君子之交也且如昨者家下小孫歸妻相邀茶話值足下以令嗣姻期之廹不暇過訪若此真情吾何訝焉今老夫本天地間一無用人了無覊絆深欲去賀足下醮子奈手足俱瘡膝灣尤甚攣拳

痛楚不能屈信及臂無空膚行坐皆不可得而難往矣足下亦必以真情恕之況山兒有出不克代行千萬莫遣人相招徒勞往返亦不勞饋餉如舍下以區區羹胾送人皆成臭腐空為具文耳老夫待瘡疾既愈必到宅往三兩日晝則同嬉市廛夜則連床清話飲之食之無所不可吾知宅上之僕無異寒家天道暄暖甚于前日幸勿勞心役人蹈吾覆轍也吾兒森揆時度物同吐肝膽如此惟足下聽之信之而為知心之親戚矣

與辛彬甫書

日者令似歸曽致書問并浼求諸公賦節婦詩想留意朝暮間專望寄示令似有老夫適永懷寺詩稿就煩抄至令緘去邵濟民亦隱詩此公為貴縣官醫必有行館敢勞一寄幸勿浮沉畊學先生暨陳朱伊呂諸賢良諒惟起居皆安文譽益振所求珠玉早賜壓卷區區嗜詩如嗜飲食幸毋哂焉臨書懇禱不宣

與任義甫書

人之所貴乎有子者生而事之死而葬之祭之先王制禮用是以長其恩愛其來尚矣但近代禮廢俗尚浮屠難于改易比聞主婿之喪始欲荼毘是則釋氏之教也衆以為戾法而尼之其餘佛事初不相沮子乃屬纊未定而闔棺訃音裁行而發引銘旌不立三虞不祭一切喪具皆謂無用是不畧遵古喪禮也然大小佛事亦皆不作使其子將何以表孝思之情耶若夫靈帷題神主不稱厥考又何以致其子如在之誠耶死而有知不能

無憾先王之禮未見其然釋氏之教恐亦不如是之謬也以禮論之莫若令外孫改題神主曰顯考某官之靈旁書曰孝子某奉祀如此則名正言順存殁皆無憾焉且如虞祭不設以所用之資作為佛事内以塞一家之責外以解衆口之嘲抑亦可以敦孝順厚風俗也老夫忝在瓜葛愛如弟兄不避譴訶故用忠告惟伯大叔及諸親從長慫慂而為之

與孫彦民書

臈月既望兒輩在周石泉處持所贈節婦詩歸詩序中過辱愛敬謙卑之老與文燄俱高不啻得驪頷之珍連城之璧也蒙索辦惑編并拙稿玆用納上譬若人有痼疾揭之大途尚希遇倉扁而為之藥石焉應芳就禀犬馬之年今九十有一矣去冬初度荷鄉中諸朋友贈言成軸如蒙大手筆刻畫無鹽粉飾衰朽得不以為蒿里之歌乎即日新春伏冀以道自娱為斯文壽不宣

回黔陽簿長孫書

別去將半年家中老幼俱安舊冬橘客口傳采石信知布帆無恙為喜今皂隸二人至知汝到京來書取夏衣書册等物一一付去汝途中作詩固好但到任之後當以佐令丞治政為重以稱厥成有暇則以細玩律令參考經訓日夜究心決不可作詩作文有妨公務最要緊者正己以待吏毋致欺妄循禮以待同僚毋黨毋偏諸事勤謹庶不負朝廷付托之意平昔家訓更不縷述惟吾孫念之曽有二書正月半寄新河周元吉子去恐未

到

與陳德廣書

某早歲失怙衰絰中蒙豸官品題光生腐草俛焉就學覬有少進柰駑鈍卒無所成無補于世于是掇拾古聖賢遺訓綴辯惑一編曩幸公為邑丞僝工板刻今增前元趙學士昞所著㸚圖其說本乎周官義理昭著良可為法但欠知本官封諡乃有缺文欲得元史考究三四年來嘗于江陰無錫丹陽三縣學干借俱云無之干諸

士夫相識者亦然愚恐謚先朝露貽誤後人用敢再瀆望

于宜興縣藏書之家特為轉借趙公本傳一抄明說老

夫好古之癡如嗜土炭人所不堪自以為樂有能使之

厭飫其為欣幸死而不忘即日雨凉惟琴書自娯坐享

清福臨書馳系

答呂克明求序文書

某奉白昔者左太冲賦三都玄晏先生序之張茂先見

而美之然後傳寫者衆而紙價為之益高至如陳師錫

序歐史半山老人乃有糞穢佛首之譏吁序文之作可有可無此又不可不知也彬甫來以所著文册徵序余以目眚不能閱其文之美而賛一辭又以長孫有無妄之災惡况湍前罔克搆思初非搢紳見譏而固却也然余嘗聽人誦三教圖等篇善為抑揚可喜可喜令足下年妙如此敏學如此爨桐椽竹何患乎無賞識者乎區區耄言希恕察

與張子才書

前歲和高作甚媿稽緩相去遠相見難然相敬相愛之心如故即日秋高想林居優游恬養清福幷老狀如龔土墻加之風雨頹在朝夕否則芝菌之出塵土或有日焉敢請與執事言之野居先生義人也人皆曰早歲有杜李良遺風非余所知予所見者戎馬搶攘中由錢塘來長洲以故人趙某舉家病疫親戚無過門者先生裒藥活其兄弟妻子凡五人又如起閒居余縣丞之瘻救東滄賤工某姓名者如𤺺如瘵如卧蓐而再生皆饋謝

而不納至如儒貧緇衣黄冠之貧而清者亦如之吴之人多以是稱焉余久欲野史作小傳以勵薄俗所謂糞土而出芝菌也煩執事以平昔所見所聞枚舉録示更煩詢訪諸士夫必廣有之區區失記趙俞等名氏質之野居可也遇便人過常郡寄至城中申明亭左劉文中家弟恐溘先朝露罔克踐言尚希矜恕不宣

與吴中衡書

十月旦得手書并文知連年情況不如曩昔然天時人

事易地皆然無可柰何所喜厥疾既瘳養生有術珍重以盡天年可也蒙諭墓銘古之人本無生前預作體制來意甚切交情至深雖盲聾齒痛舉身瘡瘍勉强腹稿寫去中間用朱筆批處令賢郎從實填寫令閤之賢已于中衡墓誌見之不必别作子祭父文古人别無之蓋擗踊泣血之際何暇作文如發引等事只用祝板直述家禮有式可考不敢杜撰若伯叔父祭姪等類却有之幸勿見訝小孫垣今春軍後乃兄塏去秋死老夫曽有

口號云云見存寡婦孤女六人幼男九歲屋已賣田多荒吾兒見在横林橋南張家訓蒙托庇無事森因去年巡攔而貧餘無咎宅居何處土産何物有便人令去問安也賢郎名某守某年若干子女若干亦望見報兩家子孫三世之交亦古道子才賢良及諸故人子孫相見者皆呼賤名問訊區區不宣

賀府學教授到任書

某早歲嘗聞之師曰凡府學官郡為士者當以師禮尊

之是故聞先生到任怠其雙目之盲兩舍之遠即扶憊往為斯文賀可嘉者讌光和氣待人接物至諸生則嚴條約以規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區區蒙禮意數載飲食過厚感不容勝其大可喜者親承聖天子以明倫育才之道諄諄乎命之增重斯文之恩至渥也別來三月逢人語之或曰常郡于八九十年之間屢經兵燹衣冠文物蕩然無遺欲其一鼓作氣變齊為魯不亦難乎是不然夫以教官重于朝則縫掖之士重于野況有

賢太守承流宣化相與作興風動一邦化行一邑則犁鉏帶經者有之牛角挂書者有之負薪持竿而誦讀者有之正不待家喻户曉而使之然也一榜三魁將復見矣其文獻之光煥乎八統又豈止一郡而已哉某不揣愚陋嘗綴思賢辨惑二編兹用上達或可為學校涓埃之助云言耄而繁切希矜恕不宣

龜巢稿卷十一